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十三

宋 胡安國 撰

僖公下

戊子九年 襄王十二十有七年 晉文三齊孝十卒衛成二蔡莊十三鄭文四十曹共二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音註 孝公卒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音註楚序諸侯上而稱人嫌予楚以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蠻荆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音註信音申好去聲與音預而公之罪亦著矣

己巳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晉文四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三蔡莊十四鄭文四十一曹共二

十一陳穆十六卒杞桓五宋成五秦穆二十八楚成四十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音註晉文公始圖霸自此至踐土凡五書晉侯予晉以霸也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盟從楚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

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音註重直龍反行去聲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絶之也忮之豉反樂音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音註公子買魯大夫○內殺大夫皆書刺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强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音註將去聲强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音註 畀與也畀宋怒楚使戰也

古者覲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抑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音註 中去聲分扶問反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音註城濮衛地

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恃彊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將南折而入楚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音註廣古曠反將去聲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窮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音註踐土鄭地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絶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音註書朝王始此此先朝王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所盟之辭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脩故民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音註守音狩下同共音供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音註元咺衛大夫咺況晚反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始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旣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絶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欵卒音註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秋杞伯姬來音註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音註溫畿内國為狄所滅者

天王狩于河陽音註晉侯名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也春秋先書會後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河陽即溫晉地也

按左氏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名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

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辭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辭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音註易去聲

諸侯遂圍許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廵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令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内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音

註比毗至反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别以正性命之理其説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庚寅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晉文五 齊昭二 衛成四 蔡莊十五 鄭文四十二 曹共二十二 陳共公朔元年 杞桓六 宋成六 秦穆二十九 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來音註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也介始見經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音註翟泉洛陽城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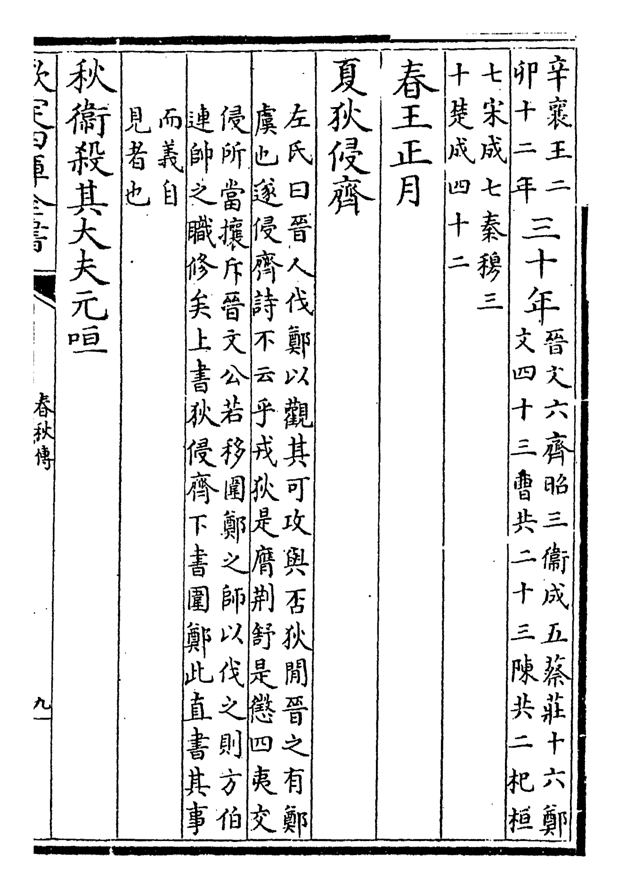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

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音註慭魚覲反

秋大雨雹音註雨于付反雹蒲學反

正蒙曰凡陰陽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音註正蒙橫渠先生張子著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 辛卯 襄王二十二年 晉文六 齊昭三 衛成五 蔡莊十六 鄭文四十三 曹共二十三 陳共二 杞桓七 宋成七 秦穆三十 楚成四十二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閒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鎁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音註鎁也嗟反

及公子瑕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

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音註瑕何加反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伎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閒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芘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為後世戒此義茍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晉人秦人文穆圍鄭音註於是秦伯私與鄭盟戍鄭而去之秦晉之怨自此始

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為是興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憤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音註橫去聲下同

介人侵蕭音註蕭宋附庸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音註遂如

京師魯始聘周遂如晉魯始聘晉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慢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壬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七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八宋成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音註濟西田本魯地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揚子曰天

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受命於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

乎何有音註

乎何有　音註　𧢲音獨分去聲

不從乃免牲音註諸侯之有郊禘東周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猶未率以為常僖公始作頌以誇其盛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故特書以示譏

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救其亂封之而衛國忘亡今

又為狄所圍其遷於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外患憑夷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衂與國安諸夏之功莫
音註顓音專衛國忘亡見僖公二年不見矣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三十有二年晉文八卒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四十五卒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音註文公卒穆公蘭立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音註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輕信忘患卽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音註 晉文公卒子襄公驩立○晉襄公繼伯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甲襄王二
午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八蔡莊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

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音註滑姬姓國滅而書入弗能有其地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音註姜戎姜姓之戎戎子駒支之先也殽地在弘農澠池縣西○秦晉七十二年之爭始於殽而終於十三國之伐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容人之館而

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亂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音註訾婁邾地公羊作叢穀梁作訾樓訾子斯反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强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于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音註遠屯戍于母家見詩揚之水小序越禮以尊其身八年禘于太廟用致為夫人

晉人敗狄于箕音註箕地名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氏曰卽安也周制王宫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宫為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宫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

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傳卷十三

春秋傳卷十四

宋　胡安國　撰

文公上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周　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八年襄王崩子頃王立文十四年頃王崩子匡王立

鄭　穆公二年

齊　昭公七年魯文公十四年昭公卒子舍立九月舍弒商人立文十八年懿公弒惠公元立

宋　成公十一年魯文公七年成公卒昭公杵臼立文十六年昭公弒弟文公鮑立

晉　襄公繼霸二年魯文公六年襄公卒子靈公夷皐立是年趙盾為政

衛 成公九年

蔡 莊公十九年魯文公十五年莊公卒子文公申立

曹 共公二十七年魯文公九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

陳 共公六年魯文公十三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

薛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莒 魯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弑紀公庶其子季佗立

邾 文公四十二年魯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許 僖公二十九年魯文公五年僖公卒昭公錫我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成王四十六年魯文公元年冬商臣弒成王而自立為穆王文十三年穆王卒子莊王立始爭霸

秦 穆公三十四年○秦用孟明以為政魯文公二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遂霸西戎史記穆公三十七年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名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文六年穆公卒子康公罃立文十八年康公卒子共公

稻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詳見隱公元年

乙未十六年　襄王二十年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弒

春王正月公即位

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

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音註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音註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音註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而後書錫命以其自即位也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

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音註旅音盧予音與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音註叔孫得臣叔牙之子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音註戚衛邑○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音註商臣弑成王而代立是為

穆王頵
丘倫反

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繫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

世子弘而聞此必將㦒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怫旨而見酖矣傳者按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中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音註

世子弘見唐孝敬皇帝弘傳穽

才性反㦒音聳悚同芊音弭

公孫敖如齊

丙申　襄王二十七年　晉襄三　齊昭八　衛成十　蔡莊二十一　鄭穆三　曹共二十八　陳共七　杞桓十二　宋成十二　秦穆三十五　楚穆王商臣元年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音註　彭衙秦地

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

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己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音註處父姓陽為晉正卿也朗而盟始此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

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音註垂隴鄭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是故書士縠而後凡役書大夫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從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卽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音註躋牋西反升也

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

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丁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 晉襄四 齊昭九 衛成十一 蔡莊二十二 鄭穆四 曹共二十九 陳共八 杞桓十三 宋成十三 秦穆三十六 楚穆二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音註沈音審汝南小國

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襃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音註將去聲

夏五月王子虎卒音註王子虎王朝大夫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恐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音註驂音參

秦人伐晉音註濟河焚舟晉人不出秦於是始伯西戎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于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音註江近楚小國

雨螽于宋音註雨去聲螽音終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音註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處父專將書大夫於是常書大夫貶而後人之

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于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乇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畧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

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戊戌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襄五齊昭十衛成十二蔡莊二十三鄭穆五曹共三十陳共九杞桓十四宋成十四秦穆三十七楚穆三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

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于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

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専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詔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

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慮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慮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己亥十年 襄王三 五年 晉襄六 齊昭十一 衛成十三 蔡莊二十四 鄭穆六 曹共三十一 陳共十 杞桓十五 宋成十五 秦穆三十八 楚穆四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音諸 榮叔周大夫也榮采地叔字也含戶暗反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勑而惇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仲子雖將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别為立宫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音註

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音邵伯爵也○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公

見之至是再見貶也且文武之教著於南雅莫急於君夫人也桓以少篡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襃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是故皆不稱天

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同也或以為同則書重也成風甍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又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畧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音註鄀國名音若本在商密秦楚之界上後遷南郡鄀縣

秋楚人滅六音註六小國或作蓼按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音註僖公卒子昭公錫我立

庚襄王三子十一年六年晉襄七卒齊昭十二衛成十四蔡莊二十五鄭穆七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十六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音註行父季友子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音註襄公卒明年子靈公夷皋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昜曰不出戶庭无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人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沉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隂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

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音註射入聲或作夜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音註告音谷朝音潮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覩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乎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乎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辛襄王三十二年七年晉靈公夷臯元年齊昭十三衛成十五丑十二年蔡莊二十六鄭穆八曹共三十三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
辛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音註須句魯之封内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句音俱

遂城郚音註郚魯邑因伐邾師以城郚備邾難郚音吾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音註成公卒昭公杵臼立

宋人殺其大夫音註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非罪書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音註

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死者無罪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音註令狐晉地在河東令力呈反先蔑晉人蔑或作眛

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禦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敗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音註扈鄭地音戶○不序諸侯散辭也晉於是始失伯也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内專廢置其君外强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强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强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壬寅襄王三十三年崩　八年晉靈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十七鄭穆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三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音註襄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音註衡雍鄭地與扈相近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音註雒戎雒水名音洛蓋諸戎雜居洛水之間

故曰雒戎暴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音註司馬公子卬也司城蕩意諸也皆昭公之黨

春秋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胡氏春秋傳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徐汝雄

春秋傳卷十五

宋 胡安國 撰

文公下

癸卯頃王壬寅元年晉靈三齊昭十五衛成十七蔡莊二十八九年鄭穆十曹共三十五宋陳共十四杞桓十九宋昭二秦康三楚穆八

春毛伯來求金音註來求止此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家宰大百官總己以聽則是家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

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葢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音註姜氏齊昭公女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音註前年公子遂葬襄公今年得臣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音註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書名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

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音註見音現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音註與先都同罪也

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强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罔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

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　音註去上聲

偏之意其義精矣　音註下同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音註范山楚大夫少去聲將去聲華戶花反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音註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九月癸酉地震音註地道安静以動為異故書

冬楚子使椒来聘音註楚君臣始並見於經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乃外之也中間来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内諸夏而外四裔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因僻陋而自廢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擯諸蠻荒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内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遐荒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

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音註

衣服曰禭音遂

秦人歸禭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禭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昌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禭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甲頃王十年晉靈四齊昭十六衛成十八蔡莊二十九辰二年鄭穆十一曹文公壽元年陳共十五杞桓

二十宋昭三秦康四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音註臧孫辰文仲也

夏秦伐晉音註狄秦也楚之伯秦之力也於是狄秦諸侯之從楚秦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

說者謂秦伐晉經以號舉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號舉者程氏以為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禮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亂亡之道也以此外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音註少去聲下同

楚殺其大夫宜申音註宜申子西也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音註蘇子周卿士也女栗地闕女音汝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音註厥貉地闕貉音麥次以見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是故書次于郎以見齊霸之難書次厥貉以見楚伯之難

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甘為楚役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音註茷音吠

乙頃王三年十有一年晉靈五齊昭十七衛成十九蔡莊三十鄭穆十二曹文二陳共十六杞桓二十一宋昭四秦康五楚穆十

春楚子伐麇音註麇小國近楚音君楚書君將於是始自是楚師必圍滅而後貶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音註郤去逆反承筐宋地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音註鹹音咸魯地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别其族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音註種上聲

丙午頃王四年十有二年晉靈六齊昭十八衛成二十蔡莊三十一鄭穆十三曹文三陳共十七杞桓二十二宋昭五秦康六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音註此郕太子朱儒也其曰郕伯見魯以諸侯之禮逆之也是故郕太子朱儒魯謂之郕伯晉太子州蒲晉謂之晉侯從而書之徒見其悖禮義耳

杞伯來朝音註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音註叔姬文公女許嫁杞伯後為絕昏至是卒

夏楚人圍巢音註巢吳楚閒小國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音註秦君臣始並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音註河曲晉河東地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音註諸鄆本魯二邑近於魯乃莒魯所爭者以其遠逼外國故帥師城之

丁頃王五年

十有三年

晉靈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一蔡莊三十二鄭穆十四曹文四陳共十八杞桓二十三宋昭六秦康七楚穆十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音註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邾子蘧蒢卒音註蘧蒢音渠除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

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音註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音註棐鄭地音吠又音匪　楚次厥貉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會公公還自晉鄭伯會公諸夏之懼甚矣

戊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申為匡王春秋皆不書崩葬十有四年晉靈八齊昭二十卒衛成二十

二蔡莊三十三鄭穆十五曹文五陳靈公平國元年杞桓二十四宋昭七秦康八楚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音註昭公子舍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音註新城宋地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强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盖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

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諸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音註彊上聲與音預背音佩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音註孛音佩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苻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音註菑側其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音註且平聲文去聲見音現為去聲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音註商人弒舍自立是為懿公

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接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音註 累劣偽反 妃音配 施式豉反

宋子哀來奔 音註 子哀即高哀也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

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音註單伯周卿士單音善○諸侯無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例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音註子叔姬魯女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殺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

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
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
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
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
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音註施去聲難去聲

己酉匡王元年十有五年晉靈九齊懿公商人元年衛成二十三蔡莊三十四卒鄭穆十六曹文六十陳靈二杞桓二十五宋昭八秦康九楚莊二

春季孫行父如晉音註季孫行父魯大夫即季文子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音註華孫即華耦為華督孫故稱華孫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
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

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音註傳去聲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音註

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

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音註使去聲婼敕畧反禮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音註入國書大夫於是始是故自伐書陽處父

入書郤缺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大夫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畧之也春秋於外國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畧之也八國曷為畧之而不列序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詳序為哉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况諸侯乎况於鄰國乎畧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况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也 音註號去聲復扶又反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不言齊子叔姬来歸而曰齊人来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絶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音註見音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現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音註郛音孚　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此言遂伐曹以齊始敗夏盟晉遂不競也

庚戌　匡王二年　十有六年　晉靈十齊懿二衛成二十四蔡文公申元年鄭穆十七曹文七陳靈三杞桓二十六宋昭九弒秦康十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音註陽穀齊地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猒政備見于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壊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音註郪丘齊地或作犀丘郪音西又音妻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音註姜氏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音註泉臺即郎臺也

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

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音註庸東南小國

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音註阪音反蔿于委反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音註胎公弑弟文公鮑立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胎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

當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況於壯面歸藏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胎公無道聖人以弒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胎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襃之也音註當去聲居音基

辛亥匡王三年十有七年晉靈十一齊懿三衛成二十五蔡文二鄭穆十八曹文八陳靈四杞桓二

十七宋文公鮑元年
秦康十一楚莊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音註自閔僖以至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師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音註聲姜文公之母或作聖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弒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壬匡王子四年

十有八年

晉靈十二齊懿四弒衛成二十六蔡文三鄭穆十九曹文九陳靈五杞桓

二十八宋文二秦
康十二卒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音 註 康公卒子共公立罃音鶯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音 註 懿公弒兄惠公元立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弒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簒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

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毋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簒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音註邴音丙歜音觸畫律忍反貸音忒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令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音註為去聲使去聲

冬十月子卒音註子謂子赤也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音註使去聲

夫人姜氏歸于齊音註姜氏齊姜即哀姜也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

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音註適音嫡見音現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音註稱君名無道也

春秋傳卷十五

春秋傳卷十六

宋 胡安國 撰

宣公上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 匡王五年魯宣公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 穆公二十年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弒弟襄公堅立

齊 惠公元年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宋 詳見文公三年

晉 靈公繼霸十三年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弒成公黑臀立宣八年郤缺為政宣九年成公卒子景公

孺立宣十一年荀林父為政宣十六年士會為政宣十七年郤克為政

音註孺乃侯反

衛 成公二十七年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

蔡 文公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曹 文公十年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陳 靈公六年魯宣公十年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杞 桓公二十九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季佗元年

邾　定公六年

許　昭公十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莊王六年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始予楚莊王以霸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為令尹宣十二年敗晉于邲宣十八年莊王卒子共王立

秦　共公元年魯宣公四年共公卒桓公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及成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癸丑匡王五年 元年 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公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音註尊君命也

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曲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

為三年喪父凡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淩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音註尊夫人也

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慼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凡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

精義隱矣 音註 麕音囷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音註 積子賜反相三君而無私積事見襄公五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

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晉音註呼去聲止治軍門之呼事見左傳

文公十二年

公會齊侯于平州音註平州齊地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簒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簒國者已列于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簒弒之賊毁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閒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示天下以無父無君之

漸危哉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音註請貢貂于晉事見左氏成公十六年

公子遂如齊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發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音註 濟西魯故地僖公取之曹者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為人臣子者胥不知有君父矣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音註 侵蔡遂伐楚以見齊伯侵陳遂侵宋以見楚伯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音註亟去聲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音註於是楚始伯

鄭在王畿之内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冦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遏强暴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棐林伐鄭音

註此趙盾也大夫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其曰會晉師則不與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

惡無嫌音註數上聲

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音註崇小國在京兆鄠縣甘亭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

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諼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於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畀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音註　論去聲

甲匡王六寅年崩 二年 晉靈十四弑齊惠二衛成二十八蔡文五鄭穆二十一曹文十一陳靈七杞桓三十宋文四秦共二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音註 大夫主戰於是始於是凡戰書大夫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從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

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音註將去聲並同遠去聲

秦師伐晉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莫無遺策獨憒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音註爲去聲憒模總反閙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

大棘之戰者葢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旣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鬭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於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音註靈公黑臀立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弒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

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

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令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開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髙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鄭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救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音

註斷都亂反並同樂音洛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定王元年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鄭穆二十二卒曹文十二陳靈八杞桓三十一宋文五秦共三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筞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

不當為之詞　為音註為去聲與音預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音註陸渾之戎按地志陸渾戎在秦晉西北允姓之戎居之後爲秦晉遷于伊川遂從戎號渾戶門反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禮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之

夏楚人侵鄭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似也而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偽邪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音註赤狄始見經先儒謂唐叔子孫别在狄者謂之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云洛州春秋赤狄之地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宋强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音註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丙辰 定王二年

四年 晉成二 齊惠四 衛成三十 蔡文七 鄭靈公夷元年弑 曹文十三 陳靈九 杞桓三十二 宋文六 秦共四卒 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音註 郯已姓國音淡今為東海郡向莒邑音餉今為承縣

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繫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

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秦伯稻卒音註共公卒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音註靈公弒弟襄公堅立

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

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爲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簒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徇利有依往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

音註比去聲夫平聲

冬楚子伐鄭

丁定王三年己巳 五年 晉成三公元年 齊惠五 衛成三十一 蔡文八 鄭襄公堅元年 曹文十四 陳靈十 杞桓三十三 宋文七 秦桓公榮元年 楚莊十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髙固来逆子叔姬音註髙固齊大夫

按左氏公如齊髙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髙固来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来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别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来娶于鄭子産辭而却之使館

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榦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畀巽安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音註 幾不得撫有其室事見左傳昭公元年

叔孫得臣卒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畧爾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

特不書曰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音註見音現

冬齊髙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髙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髙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戊午定王六年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文九鄭襄四年二曹文十五陳靈十一杞桓三十四宋文

八秦桓二
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音註傳去聲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傳謂螽為穀災虐取于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莱軍旅數起賦斂旣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之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春秋傳卷十六